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倪文貞奏疏卷一至七

詳校官編修臣錢棫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羅修源

謄録監生臣修廣仁

原序

禹有禹謨臯陶有臯陶謨益稷有益稷伊尹有伊訓太甲咸有一德傅説有説命召公有召誥周公有無逸立政諸葛亮有出師表此八聖一賢未有不陳言者也令治不尚於繩學不尚於畫而曰弗陳言奚其宜哉此高德之所以逃俗儔之所以絶夫國家立之史也而使其地得以近不爭事其近不若遠其詞得以直不爭事其直不若枉使其位得以高不爭事其高不若卑使其人

得以親不爭事其親不若疏故凡史爭非論諫也通春秋也必立天下之所是而不詭之是謂君子羅倫抱修之素儒也舒芬執德之輿宿也爭於方直劉球指事之善言也爭於守死楊慎文章之後進者也憑於典故爭於大禮此四人者擅理矜節之士也今非徒稱於擅理矜節也由此為天下顯人大臣以昌其名當時今世聞而敬之此得之於爭事也凡爭事必守本樞心則內清斥營交稽讜閑畏綱法閑大體祕精念不外泄求交驩

師所獲是之若虛否之無惕務明其見小事寧裕寧裕之道恕人為本大事振厲振厲之道恭國為宜此所以陳言也惜才節疾讒說忻有道敦經訓放淫佚端辯論在朝廷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聽雅頌之音此所以陳言也毋苟得質疑言内君子務擇定遠小人必寛舒善辭命務簡要必諦聽和威儀正起步觀顔色必勞謙此所以陳言也君子之事其君也致身必培力以凝績議事必尚氣以昭宣議事不尚氣命之曰懦致身不培力命

之曰尸懦夫尸官聖王不臣賢人不友故讓也者禮之從者也爭也者勢之反者也禮之從者莫大於恭和恭和莫大於讓勢之反者莫大於執兢執兢莫大於爭執兢則當惛時反闇而知矣當賊臣反佞而經矣當亂世反危而強矣昔孔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其謂是乎天子設鞀鐸祭先王燕羣臣則使嘗為射者抗侯所以令爭事與陳言也倪公陳言凡論斷方隅二奏

躋正閑邪也毀私書一奏將有信於後也釋纍一奏赦
眚也畱學行一奏惜賢達也上制虛制實十六策有所
反覆凡六奏立言條務秉道不回也寇禍一奏固民也
學宫墜事一奏勤也八議成人而進之也求事親六奏
易退也孝也崇禎丙子夏五穀日宋玫文玉甫撰

倪文貞奏疏卷一

明　倪元璐　撰

首論國是疏

奏為世界已清而方隅未化邪氛已息而正氣未伸謹瀝愚忱仰祈聖鑒事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舉措之道乖頃者宗社之靈篤生陛下生知濟以學問乾健妙乎從容大奸霆驅黴猷飈發天如再

闢人等更生生平以堯舜為極軌令乃知有過之者臣非敢為佞也臣又仰窺聖人無我深嫌門戶之名巽命重申動以人才為念純王之心較然天下矣然而皇衷自著其公虛廷議猶存乎我見臣竊惑焉臣以典試復命入都從邸抄見諸章奏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為並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夫以東林諸臣為邪人黨人將復以何名加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重論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以臣虛中之心合之

事後之論東林則亦天下之材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稟清剛之操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則不可也東林所引用者每多氣魄之儔才幹之傑其間不無非類要亦可指數而盡耳而其中則又有泊然無營倏然自遠謝華膴其若脫付黜陟於不聞而徒以聲氣心期遙相推奬此其人尤所謂澹泊寧靜之君子也今而曰邪黨則無不邪黨者矣且天下之議論毋涉假借而尤不可不歸

於名義士人之行已毋存矯激而尤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於是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廉隅矣甚而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寛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如西江西秦三吳三楚之間什九

名賢半皆豪傑絲之理數決無沈埋況奉恩綸屢俾酌用而近者任事諸臣猶欲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為鐵案雖或薄從湔祓未肯力引同升推原諸臣之心或亦深防報復之事而臣以為此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總為崔魏之異已即可化牛李為同心況年來之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即不需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之哉事理甚明迷者不悟臣所謂方隅未化者

此也臣又從邸抄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論深仰天聰曠然知人則哲如此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為大怪爌之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即如紅丸議起舉國沸騰當時任事大臣並皆縮朒緘默而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況他人乎迨權奸表裏逆焰大張爌以申救抵觸岸然投劾讀其陛辭三疏字字秋霜一時以為寇萊復生趙鼎再出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横加則徒以其票擬熊廷

弼一事耳夫廷弼罪固當誅在爌則不為無說封疆失事纍纍有徒而當時議者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之所以閣筆也然究竟廷弼不死於封疆而死於局面不死於法吏而死於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人能殺廷弼而爌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彊骨有古大臣之器鄉人月旦比於陳實王烈迨夫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又以方之羅倫舒芬與臣同年同官儕輩憚其方嚴不敢以鴈行相畜而當其去國飄然聳身

天際有臣如此自堪千古而令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譚不已豈以數十年前有其兄文從龍不逞之事乎夫人知有從龍以為之兄而不知有文徵明文彭之至德特行以為之祖父且賢愚相越舜象已然世不聞柳下惠㕑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魋之罰震孟何罪遭此嫌譏將無門户二字不可重提聊用更端以相遮抑耶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總之臣之論東林不主調停而主别白臣之論韓爌文震孟不爭二臣之用舍而爭一

朝之是非伏乞陛下以臣此說申諭諸臣凡於持局用人之際俱不當存形骸芥蔕之心要本公虛以消偏黨其韓爌雖廷論未屬而早奉鑒知之旨何難特命召還文震孟雖諭旨已頒而既來不簡之言尚冀温文獎雪於以破方隅而伸正直之氣道無出此者矣抑臣又思故憲臣鄒元標業蒙明旨優卹矣而易名之典似當一併舉行元標之理學宗王文成而鯁直類海忠介宜令該部於二臣之間取衷二字以旌儒碩至於海内講學

書院凡經逆璫矯旨拆毀者並宜令其葺復葢書院生祠相為勝負生祠毀書院豈不當復哉臣草疏畢又竊念部臣王守履以進言之急而犯失儀之條陛下慨納其言而薄鐫其級仰見陛下造就人才之心甚曲而厚也然時經三月懲創已深履端更新萬靈共躍倘蒙矜宥召復原官則聖度極於如天而朝儀亦因之愈肅矣臣無任悚仄待命之至崇禎元年正月初五日具題奉旨朕屢旨起廢務秉虛公酌量議用有何方隅未化正

氣未伸這所奏不當各處書院不許倡言創復以滋紛擾王守復混亂朝儀業經薄罰豈容薦舉市恩該部知道

駁楊侍御疏

奏為微臣平心入告臺臣我見未除謹再疏申明以祈聖鑒以質公論事頃臣不揣固陋冒陳世界已清一疏臣原為臺臣楊維垣而發也特以意存微諷語似含糊致蒙陛下責臣以不當臣方惕息省愆措躬無地既又

恭繹聖旨務秉公虛一言非特教戒臣愚實足驚醒羣寐維垣正人自度其必無怙心乃接邸報見維垣有詞臣持論甚謬一疏辨難臣言甚力則臣請先明前疏之意而後及維垣之所難臣者可乎夫臣之於維垣非敢苟求之也誠以維垣能秉陛下之明斷繼楊所修後而直糾罪樞又改艖差而佐察荷陛下之重任則凡一切轉移世局攬羣材而遊大道者非維垣誰望乃臣竊讀維垣入告諸疏則深訝其不能仰副聖心且若相反

然者葢陛下之論一則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徵一則曰化異為同一則曰天下為公而維垣之言則曰孫黨趙黨熊黨鄒黨陛下之於韓爌文震孟曰清忠有執曰已著起用而維垣於爌震孟曰非賢曰不簡是陛下之於方隅無所不化而維垣之於方隅實有未化陛下之於正氣無所不伸而維垣之於正氣實有未伸陛下事事公虛而維垣言言我見臣於是深懼維垣以城府之心坐聰成績所以冒昧有言葢為陛下攄啓沃者微而為

維垣效忠告者大不圖維垣之以臣為甚謬也據維垣
怪臣盛稱東林葢以東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
然亦知東林中有首叅魏忠賢二十四罪之楊漣及提
問崔呈秀欲追贓擬戍之高攀龍乎且當時之議其於
三才特推其揮霍之畧而未嘗不指之為貪於廷弼特
未即西市之誅而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為失論失
刑也若以今日之事言之以魏忠賢之窮兇極惡積贜
無算而維垣猶且尊稱之曰厰臣公厰臣不愛錢厰臣

為國為民而何況李三才以五虎五彪之交結近侍律當處斬法司奉有嚴綸初擬止於削奪豈不亦驕兒護之而維垣身係言官不聞駁正又何尤於昔人之護廷弼者乎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盛稱韓爌夫含爌昭然抵觸逆璫及抗疏嬰禍之蹟而加以說情罔利莫須有之言已為非論矣即如廷弼一事爌特票免一梟未嘗赦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自是逆璫借為楊左諸人追贓地耳逆璫初擬用移宮一案殺

楊左諸人及獄上而以為難於坐贓於是再傳覆訊改為封疆之案派贓毒比此天下共知者維垣奈何尚守是説乎至不附紅丸與孫慎行君子之説臣言原非矛盾葢慎行清望較與王之寀不同議雖刻深亦不失春秋書趙盾之法使後之人加慎焉可耳夫董狐不為賈直趙盾亦未嘗貶賢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即如王紀清正著稱臣不知其與寃死之周朝瑞寃戍之惠世揚蹤跡何如

而但知其以叅沈漼忤逆璫而譴斥震孟則以薦王紀而降削葢均之得罪於逆璫者也至以破帽策驢傲蟒玉馳驛此説何可全非夫刑賞出於朝廷而榮辱因之若王紀之時已半是魏忠賢之刑賞矣維垣試觀數年來破帽策驢之輩較之超階躐級之儔誰為榮辱不特此也宮保蟒玉之劉詔何如桎梏械繫之耿如杞自此義不明於是畀破帽策驢者遂相率而為頌德生祠希蟒玉馳驛者遂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可勝歎哉至如

批照告公祖之謗吳人盡能辯之葢當朱童蒙吏吳時責甓寃犯其妻貧不能斂乞丐里中震孟從衆題助二金事止此耳有何把持放肆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恠臣或稱鄒元標夫元標之為兩截人者以其前半峭直後半寛和耳若詆之為要錢多藏則又是厰臣不愛錢之轉語臣決不敢奉命也故謂都門聚講非宜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腸必不可謂聚講之徒不盡端人則可謂聚講之意或出邪謀必不可且當日逆璫之

所以驅逐講學諸人而折毁書院者其意正欲以箝學士大夫之口而恣其無所不為之心自元標以偽學見驅而逆璫遂以真儒自命學宮之席儼然揖先聖為平交使講學諸人而在豈遂至此哉若臣易名之議擬人以倫王文成武以濟文而元標匡攘之能或遜海忠介直而徹隘而元標寛大之度更優此為定論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洗發臣矯激假借四字夫臣之此言正為人之詆真狂狷為假名義者發也當崔魏

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為頌德生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
而不頌不祠豈不猶賴此人哉臣固非有取於假借亦
非謂東林賢者之於名義盡屬假借也東林已故及被
難諸賢自鄒元標王紀高攀龍楊璉之外又如顧憲成
馮從吾陳大綬周順昌魏大忠周起元周宗建等之為
真理學真氣節真清操真吏治戍遣如趙南星之真骨
力真擔當其餘被廢諸臣臣不敢疏名以冒薦舉之嫌
而其間之為真名賢真豪傑者多有其人豈有所矯激

假借而然哉維垣認臣抑揚之詞為一成之論而曰臣大謬臣益不受也乃若維垣之論臣心所未安者有三維垣以為真小人待其貫滿可攻而去之而臣以為非計也必待小人之貫滿而巳不知壞天下多少世界殺天下多少正人雖攻而去之不亦晚乎即如崔魏之貫滿久矣使不遇聖明御極亦誰有能攻而去之者乎維垣到底以無可奈何之時為頌德生祠解嘲而臣以為非訓也假令崔呈秀一人舞蹈稱臣於逆璫其餘諸臣

便亦以為不可異同而盡舞蹈稱臣乎又令逆璫以兵刼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便亦畏而從之以為適值無可奈何之時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為對案臣謂正當以崔魏為對案也夫人意見不同議論偶異總不足以定貞邪如宋臣蘇軾之與程頤交詆為邪而兩人並自千古我朝大禮之爭論者亦兩賢之惟至品節大閑一失遂分霄壤夫品節試之於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為崔魏所恨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欲

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為崔魏之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逐或遠者此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别妍媸維垣不取案於此而别為中途温解之喻將無不東不西半補半下之間又即維垣所稱鄉愿之屬乎至云東林二字不當復言臣深服維垣無我然請維垣胸中不存四黨之見臣亦絶口不復標東林之目矣總之東林之取憎於逆璫獨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高明之槩不當毛舉其纖寸之瑕而揭

揭馬徒予逆璫以首功反代逆璫而分謗斯亦不善立論者矣人材不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衆欝不可不宣羣議不可不集堯舜之主必不可負英雄之績必不可隳忠告善道之言必不可指為生心害政之說顧維垣之熟計之也若臣鄉中之賢者亮節平心臣雖未嘗與謀度不以臣言為謬而區區胡煥猷臣何至拾其唾餘哉然而下士一言偶合豈必盡廢而反之古人有師馬師蟻者惟是魏忠賢之餘論崔呈秀之故智則必不可

奉以為經守之不失耳臣以維垣持議愈乖不得不再剖析要於就事言事此外雖有見聞不敢旁衮一語惟聖明裁察崇禎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具題奉旨朕總攬人才一秉虛公諸臣亦宜消融意見不得互相詆訾至於宣衆鬱集羣議惟在起廢一節已下所司著銓臣咨訪的確具奏該部知道

請燬要典疏

奏為公議自存私書當燬敬陳膚見以襄蕩平之治事

臣觀梃擊紅丸移宮之三議閧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成於逆豎其議本可兼行而其書則當速燬者請詳其說葢當事起議興盈庭互訟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壎篪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

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崔魏諸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令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為金石不刋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即紛嚣改亦多事以臣所見

惟有燬之而已夫以閹豎之權屈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燬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燬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為例假竊誣妄當燬三又況史局將開館鈔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録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詈當燬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燬必有

受其累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抑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曄等之附和希寵不足問矣最上莫如黄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宏圖劉廷宣等始處君子而不必求同既遇小人而自能為異本末炳然雖有忮者莫或能加之也然而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在數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為坐塗之辱若其次焉者雖非盡有撐持要亦不皆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

之過保不為後人糾駁之端至於纂修詞臣之在當日則更有難焉者丹鉛未下斧鑊先懸姜逢元閣筆一歎朝聞夕逐矣楊世芳吳士元余煌等備竭調維其於忤璫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刪其已甚者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辭而決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面以傳會爰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所謂累也累之不已元氣又必大傷當令正氣日伸方

隅漸化自應進其平飲沃以温湯倘復尅伐不休正恐清寧無日然而逆璫之遺蹟一日不湮則公正之憤心千年不釋也伏願陛下勅下該部立將三朝要典錽存書板盡行燬焚仍命閣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啓七年實録而又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摹信史凡關三案之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賜環諸臣各以聖明御極為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横胷理前身之業至於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㸃將之謡新騰選佛之説毋許妄

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偕於大道矣臣向以是非之心言是非令以史臣言史統關大計伏惟聖斷施行崇禎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具題奉旨覽奏三案兩端之議原當並存但已有實錄自不必復增要典且既說史臣編摹苦心則其論斷之難於傳信在史臣亦自念之這所請關係重大著禮部會史館諸臣詳議具奏聽朕獨斷行熹廟實錄著擇期開館纂修務以平心存其兩是餘諸臣亦各宜和衷共濟這疏持論虛平有裨新

政該部知道

倪文貞奏疏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倪文貞奏疏卷二

明　倪元璐　撰

救四纍臣疏

為試典告成纍臣可念懇乞聖慈宏開法網以章至仁事嘗陛下鄭重武科創興殊典臚傳之後一時翕然以為得人最盛臣元璐承乏受命從同官方進年後飲冰惴惴幸覩厥成昨者宴啓彤弓與沾寵瀝志意歡忭既

復愴然則有感於前主考監試楊世芳等四臣之蒙繫未釋也夫四臣之罪則有之矣在監試佘文熠馬如蛟不能特設科條而因仍已事在主考楊世芳劉必達不能細繹明旨而過拘小嫌若此者罪也然臣謂其可原即在此何者監試二臣所収之技勇非真技勇也由於刀劔跳擲隨武人所自呈而文臣不精武事茍見可觀不暇深求其實主考二臣所遺之技勇非以其不文也以其犯諱涉嫌為明旨所未及而武揚拘以文例自謂

敬謹不知反涉於違總之事當創始未易精詳若夫情
弊悖謬則四臣所斷斷不敢出此亦舉朝所共欲百口
保之者也廣場耳目共屬聖明毫髮難欺功令方新天
威孔赫雖復至愚極頑豈其利害之形蒙於襲石軀命
之事等於飄風而敢肆倒顛公行謬玩者乎即如主考
二臣回話之遲亦緣誤認聖旨文武二字為監試而設
不敢輒擅啓陳因拘成錯皆如此類耳況今陛下所特
拔鼎元王來聘即前榜所收技勇文章四臣皆能識之

亦豈可謂之不得人哉至於四臣生平如楊世芳劉必達之清謹端方詞林推重而監試二臣之在柏署亦錚錚有聲其馬如蛟又以按蜀報功方在敘賞之列伏惟聖仁如天曠然出之幽囚加以薄罰即欲懲誡而以侍從執法之親臣纍拘匝月亦足以示辱而人知所懼矣臣以承乏踵事頗知詳實冒昧控陳伏惟聖慈矜察崇禎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具題奉旨本內事情已有屢旨俟法司問明不必申救該衙門知道

讓官黃劉疏

奏為學行第一詞臣宜留史局徼臣自揣不如懇恩換職以全器使事臣聞常才易得奇士難求故席前宣室有吾久不見之言賦奏上林興安得同時之歎彼皆中主有此勤拳況以陛下理學文明首出千古龍雲道合適有其人而坐使淹沈實可惋惜伏見原任右春坊右中允今聽降黃道周學行雙至今代所稀覯其嫉俗多忤至清絕塵禁近十年日益貧寂瓶鮮儲粟厨或無烟

此皆中朝所共知執母之喪廬墓摧毀里衆見者並云曾閔復生其學原本六經博極羣史旁串百氏而澤於仁義道德之旨所為文詞宏深竒典上凌數代西漢而後莫有其儔然又精洞時宜務為經世有用之學自天文歷算禮樂名法邊籌財賦往代今朝典常興革出其胷手悉有成謀陛下試以清讌之暇召見文華或給筆札使條所蓄自可倚馬萬言坐躋賈董此誠天下竒才天為陛下生此一人使之仰佐天章黼黻一代不可謂

之偶然也在今日聞臣此言或以為疑所謂世人貴耳賤目耳若道周死後數十年天下之推重必有甚於臣言者臣雖愚悖豈敢以身觸雷霆過情奬物即陛下釋之不誅臣亦懼為後世所非笑所以推舉本由至誠且道周前因疏救舊輔錢龍錫忤旨降調未幾而其言卒行是則陛下之知道周久矣當道周抗疏之時同輩聞之並為危慄而道周以為惟聖主可與忠言侃然進説此誠至難臣謂陛下今日用人惟當取其伉直有氣節

者令人多畏禍自顧其身家又間者中使銜憲四出動以威倨上官之體加於庶司臣懼海内士大夫之氣必化為繞柔陛下又可不式怒蛙重摧折之乎然自道周既獲罪而一時論者遂有摘其試錄議及科場以其經史為子書以其精詳為孟浪此可歎也又臣仰窺陛下勞於求賢睿懷孜急曰安得不貪財不愛官不狥情面實心任事之臣而用之若以臣所知自黄道周而外又有原任順天府尹劉宗周者清恬鯁介其學行正類道

周而宗周居尹釐之職則盡力尹釐道周守文史之官則致精文史以此二臣仰符側席猶圭璋之合也今宗周既以骫髍投閒道周亦以蹇諤承貶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則安望天下有為陛下奮其忠能者乎此皆諸臣之過非昧則忮不以告陛下耳臣聞制世之道非有他端其上用必當材使必稱器其下愚者遜智拙者推能則天下自治臣自量庸劣遠遜道周自道周蒙譴以來臣内愧氣失因其有科場議處未結縮默至

今頃經部覆奉旨是臣披腎見心之日矣誠以臣在詞垣有如梟鴈若道周者使之大承顧問小效編摩必有補益度越時賢陛下幸聽臣言還道周原官而出臣於外承道周所應降官級此猶棄碔砆得良玉也昔孔璋請為李邕代死柳宗元以劉禹錫母老願以柳易播令道周所遭不至死徙而其才又遠過李劉即臣自處亦實羞出孔璋宗元之下且臣自謂聖朝用人及史局需材之計非為道周惟聖明垂察崇禎四年閏十一月十

九日具題奉旨黄道周已有旨了不必代為陳請該部知道

乞歸省疏

奏為思親患病不能供職懇乞天恩俯容歸省事臣本惷愚遭逢聖世翺翔禁近十有餘年清切從容莫如斯職天地恩重去此無家日月之光尤人共戀故從筮仕至今除中間兩奉差移未嘗一日稱疾求便獨念以屺閭極念奄遘沈疴百療不能乃思歸計伏念臣母太安

人施氏行年七十有二體素癯薄不任遠行臣官京師十年之間凡再往迎不能一至崇禎二年伏蒙聖恩陞臣南京國子監司業幸以去家一水然猶良久始就潘輿相聚既歡臣於此知古人捧檄之意不悟隆恩無極驟又量移時值聖明宵旰臣母子難同行止自合分裾臣母素賢通曉大義自臣偕計到今二十年間凡六七別峷皆中坦歡顔獨於此行雖誠勉再三而涕淚已出臣既就道中懷孌孌凡十餘夜不得睡寐抵都雜以塵

勞怔忡陡作自去夏五月歷秋涉冬肌肉日消見者憐駭然臣猶自恃中强勉趨朝謁延至新春寖增危劇不復能興先是有臣所知察臣氣色謂臣憂思拂亂不治將深初不謂然今已驗矣京師如海然獨無醫即幸有醫亦無治臣之藥臣魂逐親廬而求生都市雖使盧扁傾其上池亦豈有濟哉以臣迂拘木强不能逢時纂述舊聞無編摩之效感歎時事無論思之功即使其親未老其身不病猶當引分求罷以誡侏儒况負烏私命危

朝露疾痛如此能不呼天倘蒙聖慈矜鑒立俞所請俾得就此春和生出國門生入里門一見臣母縱填溝壑靡所憾恨所有承派實錄先經力疾纂修謹一面繕寫次第完繳無敢荒率緣伏枕間恭遣義男倪安代齎具奏上聞崇禎五年二月初二日具題奉旨倪元璐纂修未完且新補講員著照舊供職不得陳請該部知道

再乞歸省疏

奏為微臣思親無已積病日危泣懇聖慈垂矜允放事

該臣於春初因思親患病具疏求歸伏蒙聖恩以臣新補講員不遂俞允臣感激惕息從此不敢言歸會值春講初開臣因力疾出而供事馬背藥爐時用黽勉延至五月八日已不能支乃始移文註籍杜門調理凡臣所患之症雜亂多端怔忡不已繼之脾淫脾淫所加甚爲瘵注然以臣悉法調劑積月之功稍漸寧脫深兾秋清爽然秋講又開此臣引吭颺忠之會矣不意七月二十日通體蒸熱若萬斛之火投於乾木頭痛迸坼如被斧

梔如此三晝夜臣既昏然諸醫雜進測寒測熱疑實疑
虛溫涼補瀉各隨其意復四晝夜有加無解家人環號
臣於是屏藥不進又三晝夜雖外火稍紓而中焦蘊隆
彌積煩懣生死之事實未可知轉盼經筵臣復坐誤治
以曠官臣亦當罷也伏乞陛下鑒臣真實放臣生還臣
覩諸醫藥籠所有無不為臣用者而不能治臣臣之病
其非湯熨所能攻明矣小人有母生死相依惟陛下錫
類至仁惠臣大藥臣不勝嗚咽待命之至崇禎五年八

月初六日具題奉旨吏部知道

三乞歸省疏

奏為天恩甚重臣病實深補牘申祈乞允暫歸就醫俾甦殘息事頃臣患病哀陳儌恩下部吏部覆臣病真應放奉聖旨經筵史局需人倪元璐著恪勤供職不准回籍欽此臣從枕間扶掖拜誦温文悚感涕泣小臣蟣蝨荷注諭留聞者悉驚以為異數臣自分即旦暮死忍更言歸既又圖迴臣病多端而怔忡脾注為甚自客夏至

今百療不瘳今年從五月杜門調理凡逾百日反致鬱火蒸騰幾即危隕近幸火怒稍衰而心脾本病乃彌沈劇自與人語至一再往復或小注思即悶煩中戰如鹿駭奔仰視屋梁動旋如盪一燈熒然望猶黮漆臣心知此候非佳日抱憂懼然臣所以亟請求去既由思母亦以京師鮮醫自歲餘來延召數十水石罔投臣鄉中有名醫孫一臨凡遇艱危之症應手即除今其人老矣冀及其未死就與之謀茍其刀圭有靈臣事陛下之日甚

長也故復昧死從陛下乞一年之假臣遭際聖明備員侍從論思啓沃出則徼有事之榮偃仰棲遲入則享無事之福自盈朝鞅掌奔命之士企為仙曹身非土芻胷心並具獨何為背違明主猒薄榮名釋其鳯池之安而波波道路乎哉陛下仁覆天下其於文學近臣諒尤軫體必疑臣假託請令詹事府堂上官公嚴查勘果為欺罔規便雖承大戮所不辭也緣臣虛羸不能車馬舟行蹇鈍轉眼河冰所為急呼亦慮窮途之哭伏望聖慈矜

惻俞臣暫假就醫從此餘生皆陛下所賜臣見經筵林列皆賢者又臣所承派實録既告成纂閣纂修之事亦不需臣臣即留不過保殘視蔭糜大官之俸已耳臣不勝哀切待命之至九月初三日具題奉旨倪元璐既係真病著在任調理不准回籍該部知道

四乞歸省疏

奏為講筵暫撤子舍久離申籲聖仁錫類歸省事先是崇禎五年臣以母老身病疏求賜假省親就醫自春涉

秋凡三瀝請終不蒙允重以温文臣感激殊恩遂且抑情忍死㠯踐一期乘間補牘不悟昨歲日講缺員閣臣據資以臣名上奔辭不迨旋奉俞綸臣自惟碌碌簪筆十餘年無所効誠得稱引古昔攄竭工瞽或亦臣母聞而憙心以此矯勵少紓明發今歷春冬講席再撤而碌碌猶初是則臣智識淺渺納誨無能之明驗也既自慚赧烏私益深當臣始陳臣母時年七十二衰矣今又二年豈反益壯又臣向以離養三年鬱陶病困幾至危殆

令積五稔豈更泰然前日陟屺叩閽之心置何地乎臣嘗讀詩至四牡之章其臣不言而其君則為之言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春秋左傳穎考叔懷羮遺母稱之曰純孝由此而推使其臣自言必益軫體而有食於君側不思其親者聖人之誅之豈待問哉又臣覩唐臣陽城為國子司業引告諸生曰得毋有久不養親者乎明日告歸者二十輩三年不歸侍者黜之魏公子無忌率師禦秦令其軍中曰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夫二臣之志本

在於徵材集衆而其所令適便私謀麾驅使去恒人覬之竊疑其舛然二臣以為人茍不懷其父母寧復可與學道圖功若其有懷中亂又縶維之學亦不成功亦不出夫勵世之術以忠孝予人以功能歸國二臣皆有取爾也遭逢陛下聖明興勵德行所求乎天下則豈可不自近臣始乎臣敢遠引前講官李明睿近援左中允李建泰為例仰冀同仁茍徇矜俞臣母子銜結何紀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崇禎七年十一月初九日具題奉旨

倪元璐講筵啓沃著照舊供職不必以私情陳請該部知道

倪文貞奏疏卷二

倪文貞奏疏卷三

明 倪元璐 撰

五乞歸省疏

奏為感繹溫文敬攄鄙見塞啓沃之責疇訪落之懷仍瀝烏私終祈天鑒事該臣以母老陳情伏承聖旨倪元璐講筵啓沃著照舊供職不必以私情陳請該部知道欽此臣驚感之餘涕汗俱下如臣固陋尸素為羞本以罷窮幷心

懷屺又復深維啓沃何事可得輕言以陛下天從淵虛而時事多艱茍非精察今古奚取媛姝惟以其官名為論道每承閣誡務存渾成毣毣之愚實多未竭又或事隨時起所爭俄須跋及講期已成往事以此感發別為奏記之言凡條十六其八制實其八制虛又以覼縷繁稱輒離二牘用便覽觀伏惟聖明裁擇至臣母望八衰齡臣懷思心亂終冀矜俞暫假歸省臣茍不即填溝壑犬馬宣力豈其無時謹具奏聞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具題奉旨疏陳

已有旨了倪元璐著照舊用心供職不得以私情陳請該部知道

制實八策疏

奏為首陳制實八策以祈聖明裁擇事臣所謂制實者皆闗時急切而急則又有急者臣慮失之一瞬後必難為故先言之凡臣立言之序視諸此葢最急莫如離插部昔漢先零羌與諸羌解讐交質趙充國以為至秋必變今插部日聚虎翼飛食宜勑樞臣秘通邊吏乘兹方合代其本謀凡古離交法惟用間陳平之離項范燭武

之離晉秦魏武之離韓遂馬超慕容廆之離宇文高段並能捥膠漆為水火俾疆境危而復安令獨何為撟足拊胸坐承禍患一也其次曰繕旁邑京師風鶴時惕昌平陵寢所關廷議申慎守備令巖郡雄州或亦猶知城守惟近畿王田三河豐潤平谷等邑土墉低頹可超而越宜敕各處及時增庳繕薄大修守具庶可為勇夫重閉之計二也其次曰優守兵頃者宣大之役登陴縮朒罪由將吏嬰城力守勞在師徒令罰行賞稽臣慮沙中

從此偶語矣臣查守兵月廪不及戰糧五倍今京士完
師而返賞不踰時援卒驕蹇不前猶然厚奉相提而論
誠似非平昔唐邠寧兵衆以神策賞殊怨憤變生可為
殷鑒謹條二議一或量給賞資勵其守氣一或倍增糧
額責以戰功猝有烽烟遂可不煩征調三也其次曰靖
降人夫收降非計而既云不拒則江統徙戎之論又非
可拘於今何則以今來歸皆散丁零衆非如魏晉五部
氐秦鮮卑之比近者譁逃即由我人挑誘惟慮釁端已

見終善爲難調馭之方存乎權智蓋不在主將甘苦與共之情而在行伍蕃漢不分之迹使得各無猜貳或聽互爲婚姻否則哭厥九成之變動可憂虞四也其次曰益寇餉秦晉流寇蔓延日滋苟圖必剿剿必可得惟以餉匱每來疾呼臣惟竭天下以奉遼左不以爲厲令秦晉自急還使自饋又曰非宜乎請聽兩省以舊賦之半新賦之全盡輸行間以兹小移必有大省五也其次曰儲邊才夫邊才難辨比於隔垣而觀正使有之何容易

信臣惟上智自由天授餘材皆本習成練習之術自非一日之積請凡近邊縣令責部設法選掄科貢罔拘惟求英茂因著為令減俸超遷三年見能即陞本道而自僉臬以至藩長悉亦覈其成績減俸加銜本方節鉞之才即取諸此節鉞無缺則加三品卿銜照例三年一任其子如此則以戎馬軍旅為家當塞責者希而有不次世及之恩波願從亦衆況巡撫一席而儲畜以待者嘗得數人亦不至臨事周章旁求生手若云名器世官無

庸騃畀不知成敗之論自有致歸成則茅土猶輕敗則追除自易六也其次曰輿輦轂昔漢徙富民以實京師豈無深意蓋無事則衆貧樂其通潤有警則羣心倚其重遷此即無形之金湯實在之兵食令都城蕭竭不忍見聞車戶動至傾家流商嗷然載路重之市井無賴以告密為佃漁每一波牽輒連數十幸而得雪家已蕩然所以昔年所號巨賈殷家悉無兼辰之食五方游衆無所依歸剽刦公行職此之故誠恐一旦告急人無固心

掉臂開門勢所必有宜急議培養無靳膏澤通草豆官買之例以省他徭推訪察停禁之恩而除濫緝酌魁商之策塞告密之門沆可小康馴臻大定七也其次曰嚴教育國家之所以教者二教官以秘館教士以辟雍令以治才為實際儲之宏文一入金門遂稱閒局又容與焉是化有用為無用也欲使無忘所能莫如教習教習之法宜大更絃古事經史今事典故遠事祖憲近事時宜凡所誦著考索悉取諸此又或設為處分時相問難

以深徼其意窮致其才禁宴會簡遊謁日省月試灼然有程館師察至報成閣臣論定以請平章之具則亦優優矣至於援納旣革貢舉將興兩雍司成畧倣館條鴈施鍾鐸何患功能不出德行不興八也凡此八者茍得行之臣妄謂可以禦患持危補偏救弊伏候聖裁

制虛八策疏

奏為繼陳制虛八策以祈聖明裁擇事夫臣言制實不如臣之言制虛也實則循跡致能謀近而不能統遠虛

者本諸理道治以精神一舉而包數功一時爲之而有數十年之利其最大莫如正根本聖明憂勤威德淪世而太平未致誰任其責乎治之根本惟在絲綸令六曹庶務未咨政府即成謀不敢上聞豈曰無權便殿引對凡有敷陳雖微言悉蒙俯採何云不信故救時之可爲莫如今日矣誠如引辠懷恥秉忠絕欺體陛下之嚴察以剔蠹祛邪奉陛下之公虛以育才扶正勿以大猶付之悠忽勿以瑣務示其周詳思怨不横其胷好惡必循

人性毋徒傷元氣而情面仍存毋浮慕精明而叢脞實甚凡侃言必有深慮毋一筆抹煞以遏羣謀凡至理必有定歸毋雙票游移以嘗上意毋以意見讐獨立之士毋以聲顏拒來告之人如此則才識自生勳猷自著今師濟名碩雅懋虛懷臣亦志希他山用資吐握一也其次曰仲公議吏部左侍郎張捷無端保奸致激羣論其在今日所為去留非徒邪正之關實亦安危攸係何者凡彼死灰計竭惟幸家國多凶所以向者盛傳奔潰之

謀已而即有邊才之薦今見首功無恙即云大勢已移竿牘金錢麇與蟻至不觀袁宏勳以訟楊貫褫勘潘國禎以薦劉詔承刑何獨於今衆惡必察且昔年逆案之定聖意本以弭爭故如鄧英持正尚云違旨鐫官豈以張捷背公終聽靦顏就列乎息棼過萌是在乾斷二也其次曰宣義問夫祖考者臣庶所欲崇戴以明忠豈芑之懷雖迂有道內臣者外庭所當擿剔以明異排闥之論雖戇有名如近日詞臣許士柔力闢先嶽倘終庋閣

惟恐世傳其說而陛下永言垂則之義未彰昨歲憲臣
王志道抗爭内遣如久沈淪惟恐下享其名而陛下權
宜姑試之心猶晦斯關譽望冀留睿思三也其次曰一
條教夫致一則不亂涉兩則生奸如卓異本求循茂而
厲以考成之格於是撫按不能治貪殘例轉本處凡庸
而美以優陞之名於是公論不得問推折會推既咨羣
議而所禁乃在把持於是盈庭之語默無主館員既重
官評而敷試仍以文字於是閣部之取舍難憑凡期政

在必行要使人無可托盡求畫一以定歸趨四也其次曰慮久遠夫弊必原其自始法當慮其所終故循事始之觀則兵譁必由於將劣民亂必由於紳豪武紲必由於文尊宗辱必由於官玩爲要終之論則劣將易制而譁兵難制豪紳易制而亂民難制文吏易制而武臣難制有司易制而宗潢難制抑揚操縱宜有權衡若矯偏過平懼貽後累五也其次曰昭激勸凡卹死之典皆所以勸生自劉之綸以庶常片語而佐樞王來聘以武第

踰年而秉纛遭被非常安能不死要在二臣之死亦有難能之綸盡鋭嬰凶來聘先登遇害法應殊卹顧反寥寥天下皆謂陛下驟貴無功之人而薄酬死事之節負氣之傑因之沮心請自今懋宏斯義怒蛙駿骨俱可致功六也其次曰勵名節孔子疾没世無稱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古之聖人期人立名如此也今或見人表異輒詆好名臣愚惟懼世不好名所以每多敗名之事且人惟事著所以名隨茍其事之無可名豈浮好之而

可得乎至於在位無才皆因骨柔節墮昔人求將畧於犯顔敢諫此非虛言斧鉞之與鋒鏑其為不畏豈有殊哉氣至則膽安膽安則智出摩厲之術必握其原七也其次曰明駕馭督撫大吏古之所稱連帥全資威重彈壓諸州若其不任或至僨轅更置何難褫逮亦易惟當受事臨戎之際小形過差此可鄭重責成勿事頻加呵讓誠恐氣失沮喪覥臨將吏非招五日京兆之玩即懷鬼朴又來之疑勢必倉皇亂謀苟且救過八也凡此八

者苟得行之臣妄謂可以輿世正俗定治成功伏候聖

裁

回奏用間疏

奏為遵旨具奏事該臣條上時政十六策其制實八策

伏奉聖旨綏奴插衆用間伐謀有何實著倪元璐還詳

確具奏宣大兵餉正在覈議秦晉留餉及撫降人儲邊

才已有屢旨館監教習事宜該部看議具覆欽此臣本

迂儒妄言兵事陛下不以為罪顧荷疇咨聖主問爽問

童則有如此臣惟用兵伐交之道在審彼已我强盛則勢格聲禁之耳先零羌通謀匈奴義渠安國召斬其渠三十餘人又縱兵擊其種人斬三千餘級羌雖小貳交亦以擕阿魯台心冀部置吐蕃文皇帝片辭折之亦遂止息凡此二者臣度今日有所不能力不足則愈䇿謀故臣以為無如用間也間者兩疑之術惟在邊臣相機制變陰陽設施有如伎戲變山化車吞刀浴火非有情實是故陳平惡草慕容牛酒察其所恃皆不可以欺三

尺童子而卒使項范乖其魚水高段棄其牲書者非徒算多謀邃也亦由行間之人與其事會猝忽爍閃移情飾態使見者不覺觸之驚心令則不然名為用間甚於正告如頃者堂堂正正走一介之使持尺一之書以招之此豈可得有鉄黍之疑信哉誠得邊臣竭其計數傅以神明又多募飛檛敢死游談出沒之輩飛長耳目偏廣腹心間必可行謀必可伐故臣以為凡攻守募錬備禦詗間之計專責邊臣無有撓制封疆之事則猶可為

也臣觀邊臣之不效始於牽掣終於依附牽掣能者之憂依附庸人所樂是故監視之遣可以暫嘗不可久恃者也二年以來邊臣之情較往已異往猶負氣骯髒今則能盡中沮歸命軍容無事稟成為恭有事推諉百出陰籍以逃恇怯之誅而陽號於人曰吾不自由此臣所甚歎也陛下神武嚴明著於天下令但屬責邊臣以固圉圖功而信賞必罰以持其后則欺玩自破何苦試近習於鋒鏑適予邊人以徑使之藉口迄用無成哉始陛

下曰行之有緒即撤令行之無緒益宜撤敢因明問推原及之至臣所條十六事悉本精誠又制實八策内繕旁邑奠輦轂二條未奉進止令除館監教習事宜下部外此十五事乞統行覈議奏請即不當者黜譴惟命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具題奉旨這所奏知道了兵部知道

駁張少宰疏

奏為微臣冒危言事動觸亮鋒敬暴愚衷仰祈聖鑒事

頃臣以求去之身陳時政十六其一則言銓佐張捷保奸當去狀捷乃披猖反噬恭奉聖旨倪元璐供事講筵不必苛求其干與考選投送議藁事情著自行回奏張捷著遵旨速出佐銓毋得久稽該部知道欽此陛下之優待講臣而欲發譖人之情可為至已除投送議藁事情另疏奏明外謹剖臣上書言事之本懷幸陛下詳覽焉夫捷之薦逆聖斷彰於上羣議沸於下黄童白叟唾笑於都市者既數月矣而臣今始訟言及之蓋真見捷

以佯請得留天下不知陛下姑容之故疑有深眷逆案諸人紛擾四出必亂大謀當茲聖明宵旰之時臣惟冀朝端省一議論與一事功去一懷邪之人鼓百効忠之輩不量螳臂以犯隆車令捷言譸張百出有如醉囈千古邪正分明孰如附璫一案身自保邪反詆攻之者為邪何異官兵逐賊賊即罵官兵為賊其最可厭者動云指使試問平臺奏劾稟令何人其尤可怪者突摭交歡不知許史簪纓主名誰氏凡此天鑒自徹臣誠不屑與

言惟捷以臣詞林言事謂之侵官躍冶冀倖榮名夫捷亦知詞林為論思之官乎天下大事是非大關詞臣不言誰當言者往代無論本朝名臣如解縉羅洪先羅倫舒芬劉球楊慎章懋趙貞吉吳中行趙用賢輩非詞臣耶並抗疏觸權爭光日月若以言事為梯榮彼數臣皆承貶竄或至殞身幸而昭明又什九不登顯位多言之效亦既可知已金門冰局本無氣燄徒以其不鳴不躍坐致公卿人所共歆臣非不惜即以衙門體例言之陞

敘之事悉稟中揆是故輔臣者詞臣之司命也臣欲求進必求輔臣而徒以迂拘執拗前則講筵有責成執政之言近則制虛有規切政本之論抱此憂危慄慄不已何事可得大臣之心尚希進步乎臣惟以陛下文武聖神振古無二又自講筵親見陛下虛懷聽受凡臣等啓沃之詞茍得肯領雖甚逆耳必蒙霽容臣中懷激奮宵半徬徨圖所自效初意亦只欲畢誠講編復慮拘牽輒形奏記臣深歎今之大臣為國不力及其不效即復歸

咎於上不曰用法傷嚴則曰求治欲速每聞斯語臣輒痛心夫上所致嚴在於奸誤請問今之大臣有為陛下特發一大奸誅一大罪者乎此實不能而惟知刻覈侵細甚或陰賊行私夫雷霆者所以興蟄導滯不為傷和也惟非時之氣淫雩怪雹賊物殊多下自為其淫雩怪雹而咎嚴雷霆此臣所痛也又為欲速之患者譬程百里速則一日可至遲則再宿之功道取優閑寧遲毋速耳今則拱手安坐全未就塗非徒未就塗也又背馳焉

僕車如此反怪主人之焦迫督促乎凡所以然亦由大臣無深識以慮事無定力以持危無明鑒以辨材無虛懷以集議有冥行而用罔或首鼠以逃愆不知揣摩之是欺强欲摘察而反誤遇事縮朒聞言吽蒽甚者養交固權崇貪獎競上行下效欺蒙日滋以至法令不行紀綱不立流寇紛結人心乖離其臣實篤而曰上何欲速此又臣之所痛也臣懷此二痛所以矢誠極言諸事而歸根本於絲綸又以其餘及於張捷臣心知禍與言俱

亦由臣自明骨相以五品為登巔絶去功名之念故為此也而捷反以臣為貢高賈直兾覦新麻是猶見人握冰謂之求熱捷心覆言悖大都如此豈必如捷阿附結納百票百留乃為不愛功名持重求退乎捷云欲與臣同罷如其誠然此即宗社之靈臣木强迂踈自甘棄置願陛下重加臣以褫削而薄予捷以休閒一舉而去一無用剔一大蠹致治之機或即在此伏惟聖明裁決崇禎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具題奉旨臣工去留朝廷自有

鑒裁奏内百票百留語殊屬輕率倪元璐還著恪恭職業以圖自效該部知道

議蘽回奏疏

為遵旨回奏并録呈議蘽以祈聖鑒事頃銓佐張捷奏辯臣疏横口誣訐臣謹具實以對今年夏秋之間吏禮二部方奉旨會議館員考選事宜盈庭紛然踰月未决臣偶於客座遇禮科都給事中薛國觀詢之國觀云斯舉甚盛而考法殊難蓋由文治不能兼収閣部不便同

事臣因偶攄臆見國觀躍然以為可行隨即別去越數日忽舊冢臣李長庚露封移臣一書曰外間傳有考選一議甚善可得示其詳乎臣時欲謝不敏而重違其撝謙問盲之意又不便書答乃先辭其使夜草一議亦露封署曰議揭明日遣役投報謹將原藁録呈如左揭云考選一事聖明創制盛心令聞會議未定實有難焉所難者何也葢以上意所崇在於治行而宏文之選原屬文章今欲歸之政府而内閣既不欲侵主爵之權若云

責在司銓而館職豈應不關綸扉之議且法既尊治則吏部所據實殿最而上者已屬定評即考試可不設考必以文倘内閣所糊名高下其間者稍顛與論將功令之謂何若使閣部同堂而咨必致彼此牽掣欲求文治參半相準保無長短差池又以科道退處遺珠聲華疑削詞林太離翰墨名實已乖若此者所謂難也如愚之見請自吏部先以治行考定科道部司等員其於科道但擬懸銜部司照常銓次具題得旨則以所定科道人

數送閣考選館員自部司而下不得參預凡與試者悉
為治行之尤在內閣即可一意衡文不必分心采望其
高下名次以文而定而授官編檢仍準官評如原擬給
事者則授編修原擬御史者則授檢討如此則閣自歸
閣部自歸部治行自治行文章自文章可以按圖衆察
可以糊名暗摸拔科道之尤為館員既可尊文學於政
事之上定編檢之次以部議仍是升器識於文藝之先
庶幾上副聖心下罄羣蘊事無不順而行之亦可久矣

至於教習之師理自難廢但須大舉更張一新沿套如讀經濟典故之書習平章處分之事諷誦易以講説勵其啓沃之忠詩賦代以制誥淬其絲綸之業至於擧會往來通行嚴禁日省月試三年有成救時之科盡於此矣右臣自七月終所復冢臣之揭如此捷與諸臣所共見凡臣所議者乃考選之法也未嘗品題人物而曰某宜館員某宜科道又未嘗竊定員數而曰館員宜若而名科道宜若而名又未嘗區定省分而曰某省館員宜

幾某省科道宜幾也惟以陛下創行盛典冢臣虛懷訪
咨臣亦臣子臣亦僚友安能有見不言有問不答然究
竟冢臣於此議全不舉行是臣言僅比芻蕘非有把持
劫制之力明矣又臣近疏十六策內亦有館員取舍教
習更弦之條是臣所得明明入告者豈為曖私又豈可
以道旁虛譚遂為干與乎如疑臣此外别有他謀請責
問舊冢臣李長庚臣於報揭之外有無商量曾否造謁
有則以告則即譴臣又請召對當路大小諸臣臣曾以

考選一事游揚一人或亦有他事干撓有則以告則亦譴臣即張捷為臣鄉山陰縣令五年交分不薄此捷所云知交也近臣入都亦復五年時有往來皆當捷遷銓津要中經考選考察不止一番臣曾於其前譽毁何人籌論何事有則以告則亦譴臣若此俱無則臣之硜硜亦已可見矣天下之患皆在於肉食無謀旁觀袖手偶思矯之鬼沙遂至纖猥之見詎復情理可循總臣戇直招尤惟有歸命陛下陛下即以多事黜臣臣豈有悔哉

崇禎七年十二月初二日具題奉旨倪元璐奏剖事情知道了該部知道

倪文貞奏疏卷三

倪文貞奏疏卷四

明 倪元璐 撰

寇禍陳言疏

奏為寇禍非常敷天共痛微臣以投車之憤攄借箸之愚特懇聖斷施行除殘雪恥事盜賊之禍至如今日震及祖陵可謂極矣自往代衰朝所未曾有者今於聖世有之此國家大辱誠陛下臥薪嘗膽之時諸臣嚼齒透

拳之日也臣叨近侍哀憤有加三日涕縻枕袖俱濕茍援理數而論賊惡貫盈血氣同讐殄滅蕩平宜在朝夕但臣區區之見尚有深憂臣覩今日人心所在思亂賊踞南北之衝江湖積盜嚮應必多又疑有逋蕩魁黠之徒竄為謀主翼虎教猱黨類日繁智計日益我兵將主既恇孱客多驕暴在道則虞騷掠同舟又慮參商誠恐本患未除他變或起而盈廷之議率循膚影又非有握本居要灼然制勝之謀一戰勦蕩臣實未見其端也若

以臣愚所為陛下求其本謀提其勝氣者則願陛下首發罪己之詔頃覩聖旨有云皇陵罹變朕實不德所致臣恭誦之餘應聲淚下以陛下聖仁中懷至痛不難自誣為諸臣引愆即此一言盈朝動色猶恐窮谷遐陬未承斯義請立降明詔痛切撝謙布告天下傳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唐德宗中主興元一詔雖狂將悍徒無不感泣卒以削平大難事故有空言而勝十萬師者此義是也然固非空言也因是以廣宣德意除民疾苦令

民最若無若催科顧亦未敢容易輿言兾停加派惟請
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與蠲除斷自八年督徵
如令有司考成亦務少寛繁痱之鄉量以八分為率又
東南本色雜解擾累無紀今除上供軍需萬難更議者
姑仍舊貫其諸一切茍非至急如絹布絲棉顔料漆油
之類悉可改從折色官代輸將此二者於下誠益於上
則亦未之損也何者凡民財力止供此數此羸因而彼
縮舍舊則必謀新計在公家現歲所征仍無鈌欠而百

姓則由此䰟夢稍帖頭緒稍清且吏無甚畏即不廢追呼亦豈必無孔邇相親之意折色之入於官甚便京師百貨所萃有需何難購求計在內庫陳陳之積可無朽棄而閭閻則由此觧納無煩馱換無累且法非甚害即少加餘費亦非必有多取為虐之嫌陛下之民脫此二者猶脫湯火也其又二議者今發獘而遠追數十年之事糾章一上如行大疫藤纏蔓引延結不休扳贓而旁及數千里之人部文一下如捕反鹵鼎沸波翻寃號四

徹所以海內安分守株之輩衣食粗給之家苟聞族屬親知罣於文網雖無寇至亦每一夕數驚嗟乎誰有以民間此苦告之陛下者乎令請發奬止推現前勿窮久遠追贓但嚴本犯勿聽扳牽滌往毖來垂爲厲禁庶幾逸檻之猿不貽殃於林木在山之鹿不興懼於庖廚苟是數者悉行臣言天下必大悅感憤賊氣自奪賊黨必攜勦蕩之期斷可六月而望即或不效治臣妄言臣不辭也臣惟用兵之道必循本計今人皆薄仁義而尊韜

鈐不知仁義之即可制勝也且潢池之亂本由饑寒愁苦而起即應以救饑寒解愁苦之法為韜鈐戰權譬之救火之謀云必須激水此宜矜矯深微求高一著之論乎及今不圖日蔓一日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農桑解業商旅絶行刀劒多於牛犢阡陌決為戰場陛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燐燹之區三尺雖峻亦安得保家畏死之民而治之哉故以今日之勢為殄賊之謀即使韓白再生良平復起不能易臣此説幸陛下内斷於心

亟措行事當事大臣亦勿以臣書生迂濶付之飄風時羅極亂猶且拘時顧忌矜細遺大不圖更始將聖明宵旰何時得釋祖宗在天之恨何時可紓詩曰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惟陛下及諸大臣念之臣不勝哀痛激切崇禎八年二月十五日具題奉聖旨這所奏亦見悃忱蠲除逋負量寛繁瘠原屬朝廷恤民至意其本色雜解匪係上供軍需的作何折色代輸積案纒累無辜的作何省發疏釋俱著該部詳議確酌具奏頒發詔書事宜還

候旨行

六乞歸省疏

奏為微臣夙疾陡發乞假調理事臣於昨二十七日畢講還寓隨即發嘔頭目眩揺良久小定會有臣中表近親從臣鄉來京見臣臣私喜當有臣母家書索之無有稍詥臣母動定又云都不詳知臣心疑戰偃牀家人意臣戍寐久覺有異相聚徬徨然臣自明即是異時所患怔忡之症今特加甚耳臣病本由思母既已屢陳未蒙

鑒允自後涉夏必發發必經秋如是三年矣兹又見端恐復延篤緣今講筵未撤臣不敢不特奏明謹一面召醫調治惟求即效朝可夕出畢目前講讀之功如更十日起色不見者是則可憂區區之私另圖瀝請伏祈聖慈矜察崇禎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具題奉旨倪元璐准暫假調理着即出供職該部知道

七乞歸省疏

奏為臣病痊可無期臣母衰子堪念伏乞聖慈憐臣先

後累請激切至情特允歸省事臣於四月二十八日以夙疾舉發具奏請假奉旨准暫假調理臣感激聖恩安意調養既復十日醫藥罔裨臣固知療臣此病不關醫藥凡病必有由藥期對症臣所感怔忡痰泄等患明因别母而起因思母求歸不得而劇烏鳥之私先後陳請亦既五六以至於今母年日益臣病日增即臣言歸豈假多說只以臣母行年七十有五又臣通籍十四年官京師者十二年未曾一日迎養又臣自庚午至今違顔

六年臣何能不力求歸茍不得歸臣病又何能愈然臣更有瑣屑微情為陛下殫陳之臣所受先人數椽火焚蕩盡臣母於是迄無寧居又臣行時以臣母之命攜家赴京令子女悉依臣所臣同母一弟讀書他邑定省不能時至臣母眼前寥然獨女婢二三人耳每得臣母家書輒歎凄寂臣令坐處誠若針氊又臣異母弟生員元璬少有至性昔年庶母李病革元璬割股肉方寸雜糜進之卒亦不效遂至毁羸尋感奇疾於今四年殆者數

矣臣母憐之尤甚於臣臣身沐恩光出依日月入擁妻孥獨使衰母病弟棲止敗垣愁涕相向肝心何在得以晏然於此晏然是其心已死矣寧復久存長事陛下乎伏望聖慈矜憐特允暫歸無論生死皆有銜結之日臣講讀最無能令詞林藹藹求如臣者豈患無人又臣覩晉太子洗馬李密陳情切至一請即得後世以為其君至仁陛下誠即放臣天下必且謂陛下曲體儒臣恩宏錫類聲頌無紀且臣以五品小官積歲累陳輒被溫留

疑於體制亦不符協惟陛下審察施行臣不勝哀切崇禎八年五月初九日具題奉旨著遵旨即出供職不必屢請該部知道

倪文貞奏疏卷四

倪文貞奏疏卷五

明 倪元璐 撰

議復積分疏

題為人材必可教而成祖制必可求而復敬陳造士之規以收儒效事臣聞之記曰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士未有不教而成者今天下多事曾未得有猷有守有為之士而用之在野者名行不立而在朝者績用不彰

若以臨淵之羨進議搜羅胡如結網之求退言教育且夫不言教則已教則豈有不於太學者乎太學之制振古已崇莫盛於我太祖高皇帝高皇帝手握鑪錘禮隆法備彬彬之彦於時最多嘗曰宋訥所教个个有用朝廷好生得人以高皇帝聖智其曰可用必真無不可用者矣後乃積漸至於陵夷原其所由惟以納粟納粟與而教必廢其說有三以貲入矣即不可復得為清流之官極其致歸州佐邑丞止耳三代以後之士莫不借功

名一途引之道德既期菲薄豈有陶成一也監生致身之路別由科舉科舉取工時文一日而遇即可芥拾大科學於成均咨行考文踰年董之僅取丞倅誰不舍此就彼二也以教成為期於是有在監十餘年不得撥歷者今朝廷既取其貲又無優除更益淹稽懽皆裹足不得不變半分一分七分八分之數為二十四月十一月八月六月之期撥有成期教無淵法教不成而期已及何術留之三也故當援納未停貢舉未復而言教士者

說鈴耳縱使楊時秉鐸胡瑗傳經豈有濟乎遭逢陛下
曠覽淵思力更獘令近雖以筦計之議小復通融而選
俊既升已分主客之勢與材振德千古一時際此時猶
曰教士不急是欺陛下又曰士不可教教不可成是誣
人材亦誣古先聖王凡人臣為此言者皆茍且悖謬不
忠之尤者也臣謂人材必可教而成祖制必可求而復
惟陛下先定規模規模之大者盡於八議一議分合流
品貢選援納劃然兩塗流既不同教亦多術請以貢選

為正流援納為閏流貢選主於教成不限撥期惟以積分數湍為率援納存乎風示則依原定撥限期湍為率所謂分也度援納之中必有英奇之士請得嚴加選拔其尤者進同貢選一體教習亦必題明奉旨後准改流其法二十取一寧刻無濫又黜貢選之不率者使之退處閏流比於移郊移遂而凡遇季考科試則兩流萃聚更不分殊所謂合也鼓之舞之其在一分一合之際乎一議審定教法教習貢選一遵祖制自廣業堂遞升

至率性則與積分積分者孟月試經義仲月試論詔誥表季月試經史策判叅文與理文理俱優者予一分理優文遜者半分歲內積至八分為及格得撥歷出身不及格者仍坐監讀書所教之事崇德行明經術治文章尚矣而求致其用又必與之讀經濟之書求天下之事兵農水利分科取精律歷技射以時閒及其援納一輩考分三等上者遴拔請旨同貢選一體積分其次中人之資亦宜以貢選之教教之惟不輕改流以滋倖竇不

程分數以彷撥期其又次者各相其材以施教格雖甚鈍劣必使講讀律令稍通治民大義他時雖幕倅螻螘亦可不致面牆如此則無棄人矣一議慎選分堂六堂分司教鐸宋臣有言先廣求賢德使為師長則百度可不勞而成今請令吏部博訪名儒不論甲科舉貢必求四等之人而用之四等者一等品端學正動成楷模一等博物多聞叩之不竭一等老成拘方望而可畏一等慷慨特達氣足厲人凡茲四者皆為有範有法可以造

材才地偶乖則咨部調改不肖失業即應時糾參稱職必與久任久任必與優擢又請遵照舊制助教以下得同博士一體考選非徒彰勸亦以示平一議崇尚經學聖神首出崇經右文海内通經之士層見輩起聞萊陽諸生趙金鼎年十八通貫五經得其指歸又聞有都通十三經者即士如此豈可處之壁館虎闈之外宜令各處有司不拘廪增附學有通三經至十三經者考驗得實即時通詳撫按起送到部奏請廷試發雍肄業臣又

仰惟陛下與小學以正蒙養講春秋以章大義聖人之學包宏貫纎如此令小學既已頒行並宜令天下諸生兼治春秋之學盖春秋取義於公穀胡氏徵材於左丘明士如通此者體用之事備矣或慮天下資性難齊請自雍士始高皇帝令國子生習讀春秋一法也一議申闡文體令欲致功必求奇才文亦如之士惟不能奇於是詭怪謬悠雜以異端之說此陛下所甚禁令或不察過畏功令謬以庸為正以淺為平其心皆存乎茍幸無

過夫茍幸無過之人與茍幸無過之文其於世必無功亦豈眞能無過乎令如使臣教士教之以淺庸則臣不敢令如以淺庸之士授臣使臣教之臣不能教也臣教士爲文必以五經爲師請自兩雍以及天下郡國衡文之司茍求崇體必無抑才抑才之誅與滅體等一議分別選格由積分出身者分別三等上等優選次等本選三等下選所授職銜非必過溢其本分惟昔由吏部荐拔匆匆一日之試而定今以太學銖銖兩兩歲月之驗

而分非侵官也臣意以為本由教成取選又豈得分教等選格為兩事乎一議召試簡授太學之士乃天子之所自教自試而自用之者也恭讀洪武欽定規條內議出身一欵云有才學超越異常者取自上裁高皇帝親召試張唯等十餘人授翰林院編修蔣學等五人拜給事中其他選授御史部曹方面不可指數令教法盡復而此典不行則士不勸請教成之日於前三等之外果有殊異卓絕如訓所稱者臣監特疏奏聞恭候陛下御

便殿召入親試之或給筆札或垂問難有當聖心破格擢授否即已之其甚不稱司成之臣並承顯罰夫殊才不數清問難承且可否悉取聖裁即閣部無從仰贊競心何由得啟倖路何自能開建之則非常行之則無弊計每舉即不多收得二三人而天下數萬士之精神動如奮蟄矣一議清楚歷事祖制積分及格即撥各衙門歷事蓋欲其鍊習政務即進士觀政之意自積分法廢而此意蕩然因有正歷雜歷之分正歷止朔望一揖雜

歷乃用之寫本雜役下同隷胥又復開贖歷之例正歷聽覔替身雜歷責輸寫值夫求其博觀有得而借面為之已可笑矣況寫本非生儒所嫻輸銀豈養士之意令請歷事無分正雜名色凡當咨撥一照舊規各該衙門以次分派惟以本監考定等第為其歷期之多寡上等三箇月中等六箇月下等九箇月各衙門收到監生務查有無替冒因而教之政事示以歷練之方一切謄寫猥差悉與革免滿日考其勤惰開報吏部不率之甚者

發回本監再行教習存體責實無如此者凡斯八議臣所為規模之大者悉本諸高皇帝成憲非臣臆說也其一切科條約束臨時損益有須奉旨者再請臣令不敢繁稱抑臣猶以斯舉雖循舊章實同肇造恭請特頒聖諭親灑宸翰日星雲漢興振羣心然後令之行也如流水矣又須恭讀聖諭求寧起㪅薦辟曠典爰始舉行天縱聖人動高世主自此英才必奮治行必興然臣猶慮知人實難敢贊末議凡各舉到人才姑緩授官先令歷

事六部設法磨鍊如高皇帝武英堂鍊習故事且教且
察幾及一年遴擇以聞陛下又親召試之見賢後用於
是臨軒誥誡而遣之蓋其慎也統候鑒察謹題請崇禎
八年九月初八日具題奉旨奏內條列各欵甚於教學
成材有裨著該部即與議覆恪實舉行其召試簡授事
宜俟教成另行奏奪

雍務急切疏

題為謹條目前雍務急切恭請嚴文垂飭以振積弛事

伏念臣本庸才不能學問叨冒人師每升皋座輒復汗流既念古人以教為學志氣所會何有愚柔以此靜維怵惕思勵顧以今生徒寥閴纔百餘人稍出科條未能取暢英才樂育徵有待焉若夫目前之務明旨所已孚者不須再請前人所可守者不假更張臣力所得自行者又不須奏涸而積分修舉以復舊為維新除臣專疏奏請外所有事關各該衙門有呼難應必祈天語用致叮嚀者殆有六端謹條如左一請諭勅工部亟究修理

以作趨蹌為照國學久經傾圮自崇禎五年署監事司業黄錦題請得旨估修興作三年功猶未半臣蒞任之明日即廵閱廟廷以及六堂各等廨署頽垣倒柱觸目皆然屢經移催該管監督並以錢糧不副為辭當此空虛誠宜體諒但查原估數止八百豈以三年之力猶告羞囊聖域賢關此為不急誰是急者伏冀嚴飭該司刻期竣事仍令慎選委官臣監亦選廳堂協同督理仍將臣疏此欵勅下工科載入註銷項内庶幾告成有日璧

水有光一請諭飭五府悉催勲武子弟到監習讀以興
門閥為照祖宗厚遇勲臣設為世胄入監習禮讀書之
制歷朝申命洊有明綸近經前任祭酒傅冠署監事司
業馬之驥累疏及之並承切旨乃自襄城李國禎而外
無一人至者當聖明注意虎臣貢舉應期鵲起非惟腹
心思託亦且聲氣宜連襄城獨非胄子乎何矯矯也除
臣移文催取外更望天語嚴申遵照累朝制令勅五軍
都督府將公侯伯等爵及應襲子弟年十四以上三十

以下未任事者通行查出開送兵部轉送臣監一體教習如有仍前抗匿者聽部科指名叅處又勅兵部自後凡不由臣監起文報部者不准承襲推用其有恪勤受教如李國禎者奬勵以風永著為令庶幾世祿可官翹材蒸奮一請諭勅各州縣有司凡從前逋欠國學錢糧混報蠲免者明白開申以清會計為照自臣蒞任查覈已前各處未完銀解見有混稱奉旨蠲免四字輒得停催夫不明開係何年月因何事故奉何詔令而浮游影

汎此可疑也安知非出詭稱又安知非暫停一年而後遂沿之永永者乎請得嚴諭凡經臣監移查勒限確詳回報如有朦混不明及過期不應者情獘顯然糾參處治庶幾欺蒙知戒士餼以充一請諭飭吏禮二部凡援例新生咨撥事宜設法關會以防詐冒為照納粟之例停之三年而今又復舉利舉則獘又將生矣查得天啓年間事例甙行之時每有假印假文冒騙以去者又有得部移文並不投監乘機伺會影朦取撥者此為奸以

欺臣監者也其冒撥詐偽以欺該部者亦復猶然今除
戶工二部通會禮部之法聽禮部自行防飭外其在臣
監一收一撥之間設法關通者有二凡禮部咨送印文
編立例字為號自例字一號二號以至無窮而臣監於
每月之終即將收到字號監生彙册報部凡臣監咨撥
印文編立歷字為號自歷字一號二號以至無窮而吏
部亦於每月之終將撥到字號監生彙册報監俱以崇
禎八年九月為始蓋編以字號則序次聯絡一或有斷

續不合即知獘端而月一知聞則彼此關通不致以久
遠難稽得容巧弄庶幾摘發爲易獘竇可清一請諭飭
各該問理衙門遇有監生訟訐事情當即移文知會本
監以便稽覈爲照近經南京國子監司業項煜條議六
事内一款歷事之當問大約言近來監生一經歷出絶
不相聞然而北塲懷挾之歷生罰及司成事變之輿詎
惟塲屋如遵祖制則乞歸歷事之人於太學而司其去
來等因隨經部覆得旨悉以歷事監生歸之國學考選

科舉此為束諸生以進取之塗即是嚴臣等以鈐轄之責惟是歷生之身依輦轂而足戒圜橋者比比矣脫或有壞法敗簡之事徹於聖聰臣等雖不得知何由逭咎除臣設法諭禁外尤冀勑下各該衙門無問班撥監生凡有事端興訟及被人告訐者曲直聽其公斷但一移文知會臣監臣監即可據以稽其行覆設為防閑庶幾約束得行士心知警一請諭飭本監屬員遵體巡風祖制依臣近議輪班守宿永著為令以防不測為照舊制

自博士而下日輪一員巡風廟監至今不廢然止日一巡行夜則委之廟戶前監臣傅冠同官馬之驦每對臣言輒懷深慮又且介於操伍屢有無知軍人夜行取便拆毀廟垣而過者歷經移文該管衙門出示禁緝未盡遵行而臣又思方今多事國學地處極偏寥曠疎澗倸無奸宄竄跡其間令臣定議每夜委輪廳堂等官一員從以吏役守宿防衛方在舉行復思事屬創始非經題請恐遂寢湮特乞明綸著此為令庶幾廟規日肅他舋

不生已上六事蓋有先經奉命而積習猶沿亦有駁議更弦而微言難動嚴文一下則百事可為為此具題伏候勅旨崇禎八年九月初八日具題奉旨奏內國學修葺勲胄入監前已有旨著再行嚴飭其餘各款即與具覆該部知道

省愆陳言疏

奏為奉詔省愆束身求黜因攄瑣論上慰殷憂事臣觀成湯之誥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其臣伊尹得是意也

急起從之納溝由己若夫今日有君無臣上壓獨憂下鮮同德平治不出禍亂相尋財匱兵騷祖恫民怨堯咨舜儆罪已側身詔文淋漓讀者皆泣可謂至矣諸臣於是乃倉皇罔措踧踖引愆以次及臣臣當泥首使臣自數豈假多辭陛下亦嘗使臣掄文武之材司啓沃之任何曾有一士致功一言合道頃視成均既復兩月蒸變之象渺然無端顧臣竊惟庸臣尸官不以一引罪即告無罪陛下亦不以一正庸臣之罪即曰天下可平臣即

遂蒙誅譴不敢不一竭愚衷焉臣觀陛下之治天下根柢精誠推暨威德天下之人亦知感奮亦知愧恥而績用日圮災變日出譬之萬石之舟所虞淺水舟水相得則資利風夫陛下之智勇亦若舟然羣臣之材力其水也機行乎其間則其風也天下之才本諸其情令之人情率有四遁曰縮朒多畏曰揣摩善窺曰晝畔自了曰悠忽坐廢縮朒多畏者動疑有凶靜保無咎於是功稍難則斂手塗小險即抱頭決事惟首鼠之可安奉職以

循牆爲無過遁一矣揣摩善窺者不曰事理不易而曰上意如何不曰衾影難欺而曰耳目廣有測意旨而求合者必無可信之心畏耳目而思避者必有欲爲之事於是主張全失奸弊日聞遁二矣畫畔自了者胸無通盤之算諉昧同舟之扶所量在金錢決不顧郡邑有字氓之吏所牽在文墨或不問封疆當戮力之時坐俾民悼所天衆輕其長遁三矣悠忽坐廢者官稍閒即云局外事非我則曰人田兵食之匱亦既有年猝或問之概

多失對守令之求亦既再月少可應者惟見徬徨皆由世務人材平夙未嘗經念逌四矣循此四者誤國有餘誠勅諸臣極力洗心其材自見水流盛長負舟而走矣臣愚故願陛下興進名節提振綱紀敦尚德禮參互機權勵廉恥為功能扶公論為元氣明職掌使羣材不匿覈賞罰使衆志不疑於是告大臣以秦誓之言激諸臣以春秋之義祓將帥以詩書之氣淬縉紳以薪膽之心最守令以撫字之課上督撫以足食之考正士卒以殺

半之權樂百姓以懲貪之法尊謀所以救寡益賞所以治怯練兵所以減饋儲才所以省官使天下之心畢出於赴功不出於救過天下之智悉注於實事不注於空談無兵必使有兵無餉必使有餉無法必使有法無人必使有人寇賊自此可平矣臣最惷愚或冀其言可存小安墜魄不勝慙懼之誠崇禎八年十月十九日具奏奉旨倪元璐著遵諭恪修職業敷教育才以副委任不必引請這奏殊切時獘知道了該部知道

恭候聖安疏

奏為恭候聖體萬安因陳芹曝事伏聞陛下宵旰焦勞偶需靜攝旋傳遂已勿藥雍晬如初臣等憂喜迴環不能漠默竊惟水獸未殄帝舜有憂然而恭己之容已形暇豫崇密不恭姬文赫怒若夫依京之致惟見從容古之聖人以不屈治志以無暴治氣以無倦治精以不費治神所以先之勞之適得彊固乾健亹亹天和不傷令寇猲雖極而聖敬日躋茍但措其綱條竟可坐收平蕩

譬之醫者求病誠明標本只投一物立起諸疴為治不難顧紆睿慮臣不勝犬馬之誠崇禎九年正月十二日具題奉旨覽奏亦見忠愛知道了該部知道

被薦求罷疏

奏為微臣恥濯猥薦顧罷歸田仍乞嚴禁煩瀆以清議論事昨二十日臣從署歸忽閱邸抄見有湖廣黄州府黄安縣儒學生員鄒黄遵旨明白具奏一疏妄行薦舉中及臣名臣不勝駭異夫以臣不肖而上書者不知而

譽之此可異也臣亦非甚不肖而上書者又不知而以毀之之道譽之又可異也是故諸臣恥之臣亦恥之抑臣非徒恥之已也蓋猶有憂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孟子曰諸侯放恣處士横議由此言之議論之權歸上則治歸下則亂不可不慎也堯舜之世雖曰廣詢然令所見謨誥之篇獨存臯禹岳牧之論不聞康衢之衆輒有颺言固知其時上自虛懷下原循分即其後世謀及庶人要亦祇是民間疾苦訪求無失或永宄抑得自

理伸未聞使之參預廟謨品題人物朝野之辨原甚明也陛下海涵谷虛求言若渴本期宣隱燭幽而宵人遂以干進其法取諸痛哭至敢薄孔孟為糠粃其意主於雌黃至欲網簪紳為桃李一月未久蠭涌波騰凡夫游閒失志之徒狡獪生風之輩無不人矜蔡澤言擬千秋以至市諢優詼悉形奏記顛魔醉囈敢藐天威臣觀光武明主韓歆貴臣徒以指畫乖儀立從顯戮豈有委巷纖兒放言無忌者乎且夫議論不一則是非不明是非

不明則賞罰不當賞罰不當則教令不孚教令不孚則人心不固故自吳鯤化以部民參及撫按而後之為大吏者且恐恐然望豪氓而氣懾惟懼惡言之出其口以為萋菲之威甚於斧鉞自鄒黄以下士薦及縉紳而後之為朝臣者且恐恐然聞叩閽而色沮惟懼好言之出其口以為游揚之辱甚於糾彈如是而望天下宣力之臣自好之士揚眉昂首以集事致功豈可得乎陛下誠宜自今亟垂厲禁禁之不已重法隨之於是以大謀付

之廷論以清議還之士大夫無使下敢凌上訛得亂真告密希不義之倖傾危覬立談之相即或道存謀野不廢鍾鞀亦宜以條事歸之通政而重其封駮之權以訟冤屬之登聞而嚴其反坐之令密封伏闕悉遏不行庶幾幽隱仍通而紀綱不墮撥亂反治必在於斯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惟邇言是聽惟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言為政必明大體而聽言之宜察也惟陛下裁察若臣庸駑無狀至罣訛稱分

宜斥譴謹敬待命崇禎九年三月二十日具題奉旨鄒

黄巳有旨了倪元璐著安心供職不必求罷該部知道

倪文貞奏疏卷五